

长治市郊区文史资料

第三辑

(内部赠阅 请交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治市郊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主 编：廖衍光

责任编辑：唐立浩 常增仁

审 稿：陈福同

目 录

朱德的咸菜罐

王满年口述 廖衍光整理 (1)

朱总弈棋

郊区政协委员 常增仁搜集整理 (4)

在朱总司令身边工作的日子

卢镜升叙述 唐立浩整理 (7)

武工队长“黑老张”

常增仁整理 (11)

石子河截盐战斗

陈龙水回忆 宋中文整理 (18)

炸毁景家庄伪军炮楼

陈龙水回忆 宋中文整理 (23)

缴获敌机纪实

胡纪元 张仁旺 (27)

开展政治攻势 瓦解敌人斗志

卢镜升叙述 唐立浩整理 (30)

我区天主教简史

王芳穗供稿 廖衍光整理 (47)

马厂天主教同义和团的战斗

王芳德供稿 廖衍光整理 (5 4)

马厂天主教的教制改革

王芳德供稿 廖衍光整理 (5 8)

郊区天主教在解放前后的变化

王芳德供稿 廖衍光整理 (6 1)

宁死不屈

——圣家堂教友掩护八路军追记

孙平安口述 方海利 孙芳林整理 (6 4)

我的回忆

——记基督教在我区的点滴事迹

郊区政协委员 冯家安 (6 8)

释隆智出家前后

王跃奇 陈日德 (7 9)

王村拖拉机站纪事

常增仁 (8 3)

观音堂今昔

郊区政协副主席 廖衍光 (8 5)

技艺超群的张庄高跷

安万江 唐立浩 (8 9)

关村“干草会”始末

郊区政协常委、监察局局长 韩树诚 (9 1)

朱德的咸菜罐

王满年口述 廖衍光整理



一九三九年春朱德住在中村龙泉山时所使用的咸菜罐，这两个咸菜罐都是俄制罐头玻璃瓶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八路军从长治市郊区故县村进驻西白兔乡中村龙泉山。龙泉山林木茂盛，有一个古庙宇建筑群。龙王殿、玉皇殿、奶奶殿宽敞高大，石窟佛像，古朴典雅。还建有学校、戏楼，房屋很多。朱总、彭总、左权、康克清等革命领导人都曾在这里住过。

八路军驻扎在龙泉山。侵华日寇不断派飞机侦察，调军队封锁，妄图围困这支抗日劲旅。虽然日寇的企图未能得逞，但给八路军在生活上也确实造成了许多困难，而且龙泉

山地处深山野岭，十分偏僻，即使在平时要解决好大部队的
生活也很不容易，更何况在抗日战争年代。因此八路军的
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没有大米白面吃，只能吃小米、山药
蛋，更没有肉和新鲜蔬菜，经常是泡咸菜下饭。身为主帅的
朱总司令也亲自用咸菜罐泡咸菜佐餐。朱总有两个咸菜罐，
一个泡萝卜条，一个泡白菜帮子。由于指战员同甘共苦，更
加团结愤发，决心在太行山上扎根和开花结果。

一天中午，朱总路过龙王殿，走到东边小屋的门前，看
见屋里烟雾弥漫，有一个老头正忙于做饭，其实，他就是我
父亲。朱总看他那苍苍的白发，瘦弱的身体，褴褛的衣衫，
不象是一个和尚，好象是一个饱经忧患的穷汉。便问道：

“老汉是哪方人氏？怎么住在这里？身边还有何人？”我
父亲回答说：“我叫王世英，是山东沂州人，祖祖辈辈租种
别人土地过日子，一遇灾荒就无法生活了，我是逃荒逃到长
治来的。先前在故县村住，后来听说龙泉山有庙有地，因
此就到这山上来了。一方面看庙，一方面开些山坡地，种些
庄稼来糊口，这样才勉强找到了一个栖身的地方。我有一个
儿子叫王满年，为了生活，已到潞城煤窑上挖煤去了，现在
只有我一个人住在这里。”朱总听后很同情我父亲的遭遇，
说道：“你要好好保重身体，我们在这里住的期间，你不要
一个人做饭了，就在我们的灶上吃饭吧！”又顺便到炊事班
去打招呼，安置着说：“看庙的老汉年纪大了，是一个穷苦
老头，让他跟咱们一锅吃饭吧，哪在乎一个人的饭呢。开饭
时去叫他来吃饭，让他吃饱些。”从这以后，我父亲就在八
路军的灶上吃饭了。过了一段时间，觉得光吃饭不做事实在
有点过意不去，就帮助八路军拣菜，但八路军的同志

说：“你老人家年纪大了，多休息吧！我们人手多，够用的，你不用拣菜了。”种庄稼的时候，八路军帮助我父亲犁地、刨地、耙地、施肥、下种、精耕细作，庄稼种得又快又好，我父亲看了很受感动，常常说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军队，这真是人民的军队，有这样好的军队一定会打胜仗。”

一九三九年夏，八路军离开了龙泉山，到新的战线去开辟抗日根据地。朱总离开龙泉山的时候，把他的这两个咸菜罐一个送给了中村农民韩好文，一个送给了我父亲。

对于这个咸菜罐，我父亲把它当作珍贵的纪念品妥善地保存了起来，并对我说：“人留后代，草留根，咸菜罐留的是八路军艰苦创业的精神，留的是朱总对贫苦农民的关心，要代代相传。”我听从父亲的遗嘱，把这个咸菜罐一直珍藏到现在。

朱 总 弈 棋

郊区政协委员 常增仁搜集整理

几乎人人都晓得朱总司令酷爱体育运动，一提起打兰球就着了迷。岂不知他还真有一番下象棋的雅兴呢。

一九三八年八月，朱总司令率八路军从沁县的南底水转战到长治市郊区的故县村。八路军总部设在村东头崔嵬岭的大院里。大院坐北向南。大门外左侧有一块碾盘，再稍远一点的西南处，是朱总同战士一块开辟的兰球场。一天下午，朱总司令和战士们打了几场球，歇息之后，转到碾盘跟前去看战士们下象棋。只见总部警卫连的几个战士，围在碾盘周围，聚精会神地观看两个小战士在争斗胜负。一方用马踩掉了对方的车，另一方置丢车不顾，一炮打掉对方的死象，将对方“将”死。朱总看了，一时来了棋瘾，便要会会对手。战士们见是朱总，个个都傻了眼，明知朱总棋艺高明，谁也不是他的对手。可朱总棋瘾在急，向战士们说：“谁来同我下一盘？”战士们你瞅瞅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下手。

这时，旁边有一名战士，大家都叫他小王，是个象棋迷。他见朱总平易近人、和和善善的样子，早就想同朱总对弈一盘。

朱总看出小王的意思，便笑笑问道：“你会下棋吗？”

那战士忙说：“怕下不过司令。”

朱总说：“一同玩玩么，胜负是兵家常事，来，比一比再看。”

小王便与朱总蹲个面对面。他一玩上象棋，就不觉是朱总司令了，把心都操在棋子上。

小王善于用车、马、炮联合进攻，不一会，就把朱总棋路杀乱了。朱总眉头皱一阵，松一阵，想方设法找对策，可小王却越杀越猛，好多小兵过了“河”。接



朱总弈棋的棋盘

着，又巧使连环马，瞅准时机，三跳两跳，又踩掉了朱总的车。朱总眉头皱得更紧了，围观的人心情也很紧张。谁知，小王不大一会，三下五除二就把朱总“将”输了。朱总抓抓头皮笑了笑，说：“好样的，这盘我没有下好，来，再来一盘。”那小王怪不好意思，不声不响，又把棋子摆开了。

下一盘，朱总的来势就不一样了。他不慌不忙先拱起三路卒，接着又上马，靠边炮，一步“仙人指路”开了个好“局”。小王还是猛杀猛攻，采用老战术，车、马、炮联合进攻。朱总用河边上的马一下踩掉了小王的七步兵，小王才瞪眼瞧，要调车去捉马，朱总立即将马退回河边，小王的车扑了空。接着，朱总又用边炮把小王的边兵也打掉了。就这样，朱总这里用马偷踩兵，又那里巧用炮，不一会，使小

正防不胜防，弄的损兵折将。这一盘，可就使小王皱紧了眉头，他正要想对策，但为时已晚，棋势已成败局。霎时，兵败如山倒，吃朱总一“将”，输了一盘。这时，围观的战士都为朱总拍手叫好。朱总笑了笑，谦虚地说：“大家不要为我叫好，我二人各输一盘，才是平局么，来，再看下一盘。”

朱总司令和小王又摆下一盘。小王一走，输了。一气儿输了七八盘。小王原来好象不认输，结果是连吃败仗。他抓耳挠腮再也不敢和朱总司令下了。

一场有趣的弈棋逗得战士们兴高采烈。有的说：“总司令头盘输有价值，他首先摸透了对方的实情，知己知彼，才能取胜。”也有的说：“总司令很重视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能吃掉就吃掉，不能吃掉时也不叫对方吃掉自己。”小王这次更有了亲身体会。他说：“总司令用的是打游击战术，他神出鬼没的，弄得我简直是晕头转向。”

在朱总司令身边工作的日子

卢镜升叙述 唐立浩整理

一九三六年底，我在长治四中上学期间，经班主任（地下党员）介绍加入了“牺盟会”。“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停办，我投笔从戎，参加了人民武装自卫队，投身到了抗战的行列。一九三八年八月，八路军总部由沁县南底水转战来到长治故县，十二月又迁至北村。一九三九年二月，我从贾村调到黄碾工作，常住北村编村（编村是阎锡山搞的联合村形式，村长大多受过阎锡山的训练），名义上做牺盟会的组织工作，实际上是为朱总司令和八路军总部做情报工作。

抗战开始后，我党和国民党实行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我们晋东南地区，以阎锡山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势力采取了两面政策，他们一方面和我们在口头上讲共同抗战；另一方面仍然坚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断地向我党领导的地区，派来一些具有合法身份的组织，如所谓的“捕建会”、“同志会”等，向我们的地区渗透，伺机进行破坏活动，摧残进步势力。在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我党采取了革命的两面政策：一方面对其尚愿抗日的部份加以团结，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

内；另一方面，对其反共、反进步势力的反动政策，则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同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给予打击。达到既能阻止顽固势力的反共投降活动，又避免统一战线破裂，以斗争求团结的目的，保证党的“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政治路线的具体实现。

当时，八路军总司令部驻在北村编村的北村，野战政治部大部份驻在中村，在总部周围的村庄，还驻有后勤部、警卫团等单位。国民党范汉杰的二十七军部份人员，也驻在附近。朱总司令驻在北村村东边小山沟中的一所小学校里，小山沟的出口处是编村公所，我就住在公所内。我经常联系的单位是野政的民运股，股长名叫姚理平，还有几名干事。我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协助编村搞牺盟会的组织工作——宣传发动群众支前（征粮，做军鞋）；组织牺盟会的积极分子注意检查村里的来往人员。这些积极分子熟悉本村村民及外村的亲友，如有可疑的人，即与我联系，我再与民运股的同志联系，注意观察动静。另外，到夜晚还组织人员抽查户口。在工作关系上，我与民运股的同志是一条线联系。总部保卫部门有专门搞保卫工作的，我们之间，互相只是认识，但不在工作上进行联系。在民运股碰头时，他们只听汇报，不与我进行讨论。汇报以后，研究下步工作时，民运股的同志只是与我单独研究。

由于国民党的二十七军驻在总部附近，阎锡山的人员又不断地出现，我们就必须时刻注意他们的行动，防止他们的破坏和捣乱。记得党的十八周年纪念日那天，在总部驻地召开了庆祝大会。周围各县都送了锦旗并派代表前来祝贺。为了

保卫总部首长的安全，保证开好大会，总部直属政治部在会前还特地召集有关单位领导开会，邀我列席，研究大会的开会方法及负责地段安全的人员分配。我被安排在靠近朱总司令的座位旁，各地代表就在我的右侧依次入座。来宾中包括国民党潞城县党部的李寅五（潞城尧城人）。会议开了半天，开得隆重热烈，没有发生意外情况。

七月六日，总部迁往武乡县砖壁村。在一九三九年二月至七月这段时间内，我们坚持密切注意，严格检查每个来往人员，并不时地对村民查户口。在我的职责范围内，没有发生过大门问题，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光荣任务。

在此期间，我经常见到朱总司令。作为我党、我军的主要领导人，朱总从来不把自己当作特殊人物，而是把自己看成革命队伍中普通的一员。有两件小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从中可以看到朱总司令的品德。

第一件事是朱总司令打篮球。朱总喜欢运动，特别喜欢打篮球。记得只要朱总没有外出，每天下午休息时，他都要在几名警卫员的伴随下，出来散散步，或到篮球场上打球。当时，部队中流行一种打法，就是打球的人列队自由组合，每次排十人，打大约十分钟。排队时，不分干部、战士，包括公务员，一律按先后次序排。一场球结束后，大家又挤着列队。有时正当总司令报第十时，突然就有调皮的小鬼抢到总司令前报数，轮到总司令时，已是第十一名了。每当这个时候，朱总司令总是笑一笑，摇摇头，站在一旁看这十个人打球，等下场球再去排队。虽然是平凡的一件小事，但也可以看到我军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可以看出朱总司令平等待人，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第二件事是朱总司令的衣着。在抗战初期，我军的扩充是抗日救国的需要，但在供给方面，还是比较困难的。朱总司令和战士们同甘共苦，衣着上很不讲究，他穿的棉衣袖子上还露着棉花。虽然穿得不好，但他并不在乎，豁达乐观，体现了革命者的高尚情怀。

我在朱总司令身边工作了半年。时间虽然短暂，但他那慈祥的面容，和蔼可亲的态度，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作风，都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朱总司令的优良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武工队长“黑老张”

常增仁整理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回忆起艰苦而又严峻的八年敌后抗战，一个难以忘却的武工队长“黑老张”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眼前。

“黑老张”是人们对他的—种习惯爱称。实际上“黑老张”的本名叫张庆录。由于他仪表威武，身材高大，浓眉大眼，脸色发黑。他又性情爽直，机敏勇敢。在抗战期间，他和敌人周旋格斗的事迹传扬乡里。因此，人们亲切而又形象地称他为“黑老张”。

张庆录，祖籍河北隆尧县枣驼村。从小因家贫，乞讨在外。后定居在郊区桥上村。一九三六年，张庆录参加了薄一波领导的牺盟会。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四年间，他曾在平颍五区担任过一段武工队长。他和他的战友，曾战斗在我区老顶山的脚下，人们常议论起“黑老张”的形象时说，他有时身穿平度袄，手提放羊鞭杆，活象个羊倌。有时头戴白毛巾，身穿黑衫衣，手拎一个小竹篮，是地道的农民打扮。殊不知，他腰间常掖着一支小手枪，竹篮里常藏着几颗手榴弹。他走南闯北，象似串亲戚，其实他象一只翱翔的雄鹰，到处在骚扰敌人。

说起“黑老张”的格斗故事来，千言万语也说不尽，他

的英雄事迹传遍了老顶山脚下的每一个角落。我们无须介绍他战斗的全部过程，这里记载的几个片断，也就足够把一切说明了。

一次巧妙的伏击

一九四〇年间，敌寇对太行区晋东南进行着疯狂的大扫荡。太行山区正是在展开激烈的反“扫荡”战争的时候。

五月间的一天，长治的一队披着黄皮的野兽，象赛跑似窜进平顺的北岗泉。接着，一圈黑烟在北岗泉冒了起来。当时，我方只能化整为零对付敌人的骚扰。张庆录遇此情景，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于是，他只带着一个武工队员卢满顺下决心要制服这群野兽。他二人先摸清了敌人归路，然后埋伏在北岗泉通长治郊区漳头的必经路上的一个山岭上。他俩各自只有两颗手榴弹。张庆录把唯有的一支手枪掖在腰间。

不大一会，大约有二、三十个鬼子，果然来到了山下。敌人一个个提着鸡，牵着驴，拖着羊……搜刮了村民的大批财物。张庆录居高临下，看在眼里，恨在心间。一想，自己人少又武器差，寡不敌众。怎么办？眼看敌人靠近，事不宜迟。一瞬间，他急中生智，“砰”，照敌人射出一颗子弹。跟着甩出一颗手榴弹。随着清脆的枪声和手榴弹的轰鸣，敌人象惊弓之鸟，慌忙地乱转起来。这时，张庆录对身边的卢满顺说：“快！脱衣服，摘帽子！”卢满顺听了，发了愣怔，说：“你要干啥？”只见张庆录先将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接着说：“将衣服沿岸摆开！”卢满顺这才明白过来，这是迷糊敌人。于是，也跟着张庆录，将身上穿的、戴的沿岸边对着敌人的视线，这里举出一顶帽子，那里又摆下一件

衣服，又那里挂一条皮带……。两个人在暗壕里忙过来，忙过去，给敌人摆下一串迷魂阵。

敌人在慌乱中，不知是哪个鬼子在哇哩哇啦叫嚷着：“看，八路的大大的有！”接着张庆录和卢满顺又甩出一颗手榴弹。就这样，敌人不知我方有多少人马，一个个晕头转向，丢盔卸甲，所抢财物也顾不得拿，就掉转方向慌忙逃走了。

张庆录和卢满顺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随后他俩叫来几个自卫队员，收拾上被敌人抢的财物，运送到北岗泉，归还了原主。因这件事，大家都对“黑老张”称赞不已。

不爆炸的“手榴弹”

一个姓丁的，不记他的名子了。在当时大家都好称他为小丁。那时，他是平顺公安局侦察科的工作人员。一九四二年某月的一天，他身穿便衣到平顺苗庄一带了解敌伪军的活动情况。然后在苗庄一座庙里看戏时，可巧碰上了张庆录。张庆录一见了小丁，就忙对他小声说：“你真胆大，怎么还敢在这里看戏，就不怕敌人抓你？”小丁面对张庆录，笑了笑，又摇了摇头，没吭声。表示不会出什么事的。哪知，不多一会，还是被伪军发现了。小丁感觉不对头，于是，准备想从庙院转出去。他急忙转出庙院，朝着村外走，不料有十来个伪军朝着他追赶过来。

小丁在前边跑，伪军在后边追，情况很紧急。看来，很难摆脱敌人。这时，一直暗暗地紧跟在敌人后边的张庆录，一心想为小丁解围。可一时又想不出个办法。

突然，“砰、砰”，敌人向小丁开了两枪。只见小丁身子趔趄了一下，还是继续往前跑。张庆录发急了，他马上改